

繼續開會（14 時 35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報告之質詢。

請蘇委員治芬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蘇委員治芬：（14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上任快一個月了吧？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4 時 36 分）主席、各位委員。是。

蘇委員治芬：媒體都在注意院長的滿月之路。我接下來要講的這段話，院長應該也滿熟悉的，就是小英總統在她的就職演說提到：「未來的路並不好走，台灣需要一個正面迎向一切挑戰的新政府，我的責任就是領導這個新政府。……我們僵化的教育制度，已經逐漸與社會脈動脫節。我們的能源與資源十分有限，我們的經濟缺乏動能，舊的代工模式已經面臨瓶頸，整個國家極需要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也只有一個台灣。」身為一個雲林人，聽到小英總統這段演說，心中有滿多的感觸。院長你知道嗎？很多中產階級及中間選民非常喜歡聽小英的演講，覺得她的演講很能感動人。之所以能感動人，我想一定是她所訴諸的內容就是大家心裡面所期盼的。

內閣現在由院長擔綱，我最擔心的一點就是院長對於土地的溫度這種感覺能不能抓得到？院長人生的經歷大概都非常順遂，我看你除了求學階段一帆風順之外，學成歸國後進入大學教書，然後就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你重返行政院擔任院長之前的這 10 年，曾在世界先進、IC 產業、保險、製藥公司及電子資訊等行業擔任 7 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董事及獨董，相較於多數人而言，院長應該算是人生的勝利組。你在 3 月 14 日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表示，擔任閣揆的目標是希望社會照你的想像有些改變。請問院長，你想像中的台灣應該要做哪些改變？

林院長全：我希望我們台灣能更走向一個先進國家的水準，首先是每個人的工作都在一個很有尊嚴，而且很適合的環境下工作……

蘇委員治芬：你說有尊嚴，而且適合什麼？

林院長全：就是有個適宜的工作環境，不管是工時或工作權利都能得到充分保障。其次，居住品質是好的，整個自然環境，不管空氣品質、水的品質，都要符合先進國家的標準。我們希望讓社會的公義與公平能得到充分照顧。

蘇委員治芬：院長提到公義與公平，我相信每個有善念的人都想要為台灣做點事情，就像今天本席站在這裡，我會思考在我人生的這個階段能為台灣做些什麼樣的事情，又因為我做了哪些事情而能讓台灣有些改變。

我再引用一段話來跟院長交換意見，並且談一談，這段話是一位朋友傳給我的，他說人類發生巨大轉變的要素，一是能源，二是生產工具，三是教育方式，這三者如果改變，就會發生所謂文化革命的巨大社會結構變遷。當然，這段話中所提的教育方式是電腦網路的數位教育，但我引用這段話是想跟院長談談台灣的教育制度。台灣現在要推行 12 年免試升學，這是一個體制內的變革，但是另外台灣教育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偏鄉教育和小校裁併的問題。我看到

媒體報導院長回到小時候生活的高雄市左營區，看到眷村不見了，然後說了一句話：「我沒有根了。」這是院長很感慨的一句話，因此，院長當時就表示希望把眷村保存下來。其實我也很擔心，所以當內閣都在談五大創新產業、產業升級、國家競爭力的同時，我的眼光卻落在小孩子的教育上，我在想如果我們把教育做好，我們的產業會不會因此升級？我們國家的競爭力會不會因此提升？目前有些小孩子的教育還不必我們擔心，但是有些孩子的教育很需要政府的力量介入，這部分能不能搭上產業升級、國家競爭力提升這班車？我擔心小校裁併以後，農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會不會像院長到左營那樣，一看眷村不見了？令人感慨。但是小校裁併以後，會不會讓我們的小孩子更有受教權？小校裁併本身的意義又在哪裡？政府進行小校裁併是基於經濟考量還是財政考量？如果我們把受教權放在第一優先來考量，那麼問題的本質是什麼？裁併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裁併完畢還會面臨新的問題。在我們對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之前，把國中、小的教育權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會以財政為由一間一間的裁併。如果未來 5 年台灣的偏鄉裁併 200 所小學，整個村子面臨的會是什麼情況？我們用想像的就好。未來 5 年如果有 200 所偏鄉小學被裁撤，請問部長，你認為它是國家負債還是國家的資產？

潘部長文忠：委員長期在雲林縣對小校、偏鄉教育的重視，我非常佩服。

蘇委員治芬：部長，我只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果未來 5 年全台灣有 200 所小學被裁撤，那這 200 個空蕩蕩的校園是國家的資產還是國家的負債？

潘部長文忠：學生的受教權益本來就是最大的前提，……

蘇委員治芬：是國家的資產還是國家的負債？

潘部長文忠：偏鄉學校對於社區而言，其實本來就是重要的教育及文化中心，這種轉變當然絕對是重要的資產。

蘇委員治芬：變成 200 個空蕩蕩的校園，應該是國家的資產？

潘部長文忠：不是，我是說小校在社區中是非常重要的資產。

蘇委員治芬：但是我現在問的是裁撤以後。部長，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大家都看到這個現象了，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等到問題發生了才去尋求解決。我在此是要提醒新的行政團隊，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已經通過了教育實驗三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學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部長，當年修法時所提到的修法精神是什麼？

潘部長文忠：當然希望在台灣受教育的孩子有多元發展選擇的機會，實驗教育其實也是在體制外讓學生有多元就學的管道，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蘇委員治芬：我想教育實驗三法是鼓勵民間興學，其實最主要就是要開放、要把民間的資源引進來，所以當年修法所提到的精神是，保障人民學習與受教育的權利，增加家長的教育選擇權，鼓勵教育多元化發展，加速課程及教學之改進，放寬家長自主教育的空間，引入社會及政府之力量，保護家長自主教育之學生權益，鼓勵私人興學，給予公辦民營學校較大之辦學彈性，促進教育之多元發展。部長，對不對？

潘部長文忠：是。

蘇委員治芬：部長，你是林全院長任命的部長，民進黨執政，面對國民黨執政時代通過的教育實驗三法，它是非常進步的新法，新的行政團隊面對教育實驗三法的作為是什麼？

潘部長文忠：從 103 年通過教育實驗三法之後，非常重要的是要讓未來負責執行的縣市更清楚，根據我目前所掌握的訊息，有部分縣市其實對這方面所悉有限。第二、徒法不足以自行，重要的是背後推動的資源和措施，我想在教育部後續的政策裡面，實驗教育的資源和推動確實是重點。

蘇委員治芬：為什麼會有教育實驗三法？我們擔心的是什麼？因為國中、國小的教育權是交在地方政府的手裡，關鍵的問題在此。我擔任縣長時也面臨小校被裁併的問題，當時教育部規定，小孩子 100 人以下，這個學校就要考慮裁撤或合併，當時我作為雲林縣縣長，我的作法只能走一小步，但是如果有中央給予的奧援，或有教育實驗循法在背後支撐我的話，當時縣政府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要讓院長和部長了解的是何謂「偏鄉」。我聽說教育部有些官員在問「偏鄉」如何定義？就雲林縣來講，我們覺得非常好定義，因為我們的小孩子可能連圖書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我們的偏鄉不要說沒有書店了，是連文具店都沒有。在偏鄉的小孩子有的是隔代教育，有的是單親家庭，有的是家庭突然發生很多變故，所以當年我們在推「夜光天使」的時候，大家非常喜歡，就是因為很多偏鄉的小孩下課之後不曉得要到哪裡去。我可能從小就對自己的成長有所體認，我就想如果家庭出了問題，但是一天 24 小時當中小孩子最起碼有 8 個鐘頭是交給政府的，因為他在學校，所以如果我們把學校的環境處理好，孩子還是可以很陽光的慢慢成長。所以我覺得政府所要做的是掌握小孩子每天那 8 小時在校時間，如何提供孩子良好的環境，但是你如果要偏鄉的小孩和一般孩子一樣去跟人家搶分數，那不可能，把功課都做完對他們來講是有困難的！而這些小孩子真的需要去搶分數、每天一定要把老師所給的功課都做完，這樣才是他們應有的成長環境嗎？他們的家庭環境比起一般小孩實在是差太多了！

部長也很清楚嘛！「教育愈改愈大洞，補習班 20 年成長 8.8 倍」，是不是？目前全臺灣有多少家補習班？有 1.9 萬家，其中針對國中以下的孩童所開設的補習班就占了六成。補習班總量逼近 2 萬大關，沒有錢的小孩子連補習班都進不了，而現在令人擔心的是他們的學校可能又會被裁撤掉！如果這些小孩子的學校被裁撤掉，要怎麼辦？其實民間有很多作法都走在政府的前面，他們就自力救濟，部長很清楚嘛？像是臺中的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通常我們都稱它是一個貴族的實驗教育，但我現在要跟院長、部長談的不是一個貴族型的實驗教育，而是能夠普及、讓偏鄉的小孩子可以享受到的實驗教育，所以今天我想跟院長談的是公辦民營。

200 間的小學，其中累積了多少人文的資產，每一所小學有那麼大片的土地，如果加以估算，在一個農村裡面占地有 3 至 4 公頃之大，林木非常茂盛，在鄉村之中那一塊是最漂亮的地方，但其漂亮之處是由於學校所代表的是一個知識殿堂，一旦我們把它裁撤掉，而沒有把其劣勢轉為優勢、好好去運用它，把這 200 所小學的國家負債變成國家資產，那就是為政者的能力不夠、無能！

花蓮有一所西寶國小，被認定為全臺灣最美麗的一所小學，我建議院長、部長可以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為什麼它被公認是全臺灣最美麗的小學。它是由一位李綠枝建築師歷經 7 年的規劃、設計、監造所完成，在 2003 年就從分校升格為一個獨立的學校，但在大環境之下也面臨到問題，由於少子化的緣故，這一所那麼脫俗、漂亮的學校現在又回到邊陲地位，它有可能會被裁撤掉。這所漂亮的學校就是國家的資產，其建築空間對小孩子的美學教育有多大的啟發、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部長，新的執政團隊面對國民黨執政時代所提、非常進步的實驗教育三法，我們要怎麼接球？有什麼作法？我很希望能夠聽到你具體地說出未來會如何讓各部分支持你以推動實驗教育三法。

英國的目標是朝向百分之百的公辦民營學校，大概部長也都非常清楚，在執行的過程裡頭英國政府也會面臨到問題，政策上需要做一些調整。亦即如果要達到百分之百公辦民營學校的目標，在整個演變的過程裡頭，其他國家其實也有很大的困境，他們如何調整？英國教育部就這個新政策，賦予教育部有權將地方政府所有表現不佳的學校強制轉型為公辦民營學校；對於表現優異的學校，當地政府則保有轉型決定權。也就是說，如果表現優異的話，針對其轉型的決定權就留給當地政府，但對於表現不佳的學校就抽回來、拉回到中央，由中央自己處理。英國政府絕對不提「裁併」這兩個字，但地方政府要如何做到不被裁併？我們也看到世界各國很多的例子，有的學校只有十幾個學生，他們只有 1.5 個老師，照樣可以把學校經營得很好，這就是混齡教育。

我們都跟部長很清楚地交換過意見了，我要再讓院長了解的是，英國廣播公司指出，去年英國國中會考成績顯示公辦民營學院的學生表現比全國學生平均成績高出 7%，更有超過 60% 的學院學生在五大科目上獲得良好表現；開辦兩年至今的公辦民營小學平均成績進步了 10%，比同期公立學校學生成績進步的幅度整整高出了一倍。

如果未來能有一個開放的實驗教育、不一樣的教學方法，去接納、擁抱國內這些偏鄉的小孩子，而不是讓他們接受菁英式教育，我相信他們在各方面都會成長。部長，相對於目前所存在的實驗教育，我希望你們可以把過去菁英教育的觀念改變過來。就我小孩的成長經驗，他的父母來自於菁英階級，以我們親戚的狀況，也可以把小孩送到那邊去，可是每次我到那邊看到那些小孩子之後，心裡就會想，偏鄉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也可以受那樣的教育？小孩子不像生產線上的產品般是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各自屬於不一樣的典型、個性，有不一樣的長處，以臺灣人的說法就是「一支草一點露」，政府應該幫小孩子創造出更多、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及家長有選擇性，但這時國家就要挹注一些資金。

其實我也跟國發會的陳添枝主委交換過意見，我們在講要攬才，比如一年給薪 500 萬或 800 萬以上，希望到國外招攬一些白領階級的人才來臺灣。部長，有沒有信心，10 年以後我們自己訓練這種人才？但現在不做的話，一定會太慢，因為老百姓給新執政團隊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在此我花了一些時間跟部長交換意見，對於偏鄉小學的教育，現在已經有實驗教育三法，不曉得院長針對這方面的看法為何？

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的指教，您提到教育三法的理想，我們絕對是認同的，而且可以改善目前學

生的學習環境，包括多元學習方面，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基礎，教育部也會在這個基礎上儘量去推廣，特別是讓一些偏鄉學童也都有更好的多元受教育機會。

**蘇委員治芬：**院長要怎麼做？一定要編一筆預算……

**林院長全：**我想，這部分應該是由教育部來決定，不是由我來告知他們怎麼做。如果他們沒有做到或是做得不理想，到時候我們再來看，好不好？

**蘇委員治芬：**部長，院長已經支持了，這樣看來的話，就看你要拿出什麼……

**潘部長文忠：**跟委員簡要報告，委員提到了幾個面向，對於目前偏鄉小校的後續發展，我非常認同委員提到的，一個學校對一個社區、學生的受教權是多麼重要！因為現在中央跟地方是合作的關係，就之前我在部裡頭服務、委員在雲林縣的關係來說，我覺得那是一個好的關係。當然，在法制面上也要有一個保障，不管是即將發展的偏鄉教育法或國民教育法第四條之修訂，基本上都希望就算這是地方政府主管的權限，但不是說廢即廢，本來就有一些相關的作法來做規範，當然教育部這邊會更用政策及資源來引導，包含實驗教育的推動，我認為這對地方政府有很好的引導效果，尤其是對於一些偏鄉的小校，如果可以開放校區這個資源給更多民間參與，教育部會跟地方政府以這樣的方向來持續發展。過去這兩年應該是大家還在實驗教育法後的基礎上，但是就如委員和我們在之前幾天所談到的，這些熱心的伙伴其實是可以幫各縣市，將這樣的理念、想法及作法，包含像混齡教學的型態，經過這一、兩年的實驗，讓大家知道在只有少數學生的情況之下，其實它也是個很好的互動學習。我想以多元的型態來協助這些偏鄉的孩子，可以進行多元跟視訊的學習。

**蘇委員治芬：**英國教育政策的目標已經達到 100%公辦民營發展自由的學校；瑞典的教育也實施了單行的條例，將權限回歸到中央。所以我很希望能夠聽到部長說明對於台灣已經顯現的這些現象，你們會如何因應的想法，但是部長談的還是非常抽象，面對實驗教育三法，我覺得你一定要再制定單行的法規，而且一定要有一筆特別預算在這個單行的法規和未來要執行的政策背後提供支撐。當年我當縣長時，如果中央能因為小校有實驗教育三法，一年再挹注我地方政府幾千萬，我就能夠跟中央說：我可以把實驗教育三法執行得很好，讓大家覺得那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那些學校留在那邊的話，可以把知識傳遞到社區裡面，很多的小校並不一定要從小一到小六這樣唸上來，我們也可以弄一個小提琴的學校，也可以弄一個木工的學校，也可以弄成很多不同型態的學校，讓小孩從小就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找到跟他們個性所吻合的學校。

所以現在這些空出來的學校也不一定要從小一開始讀起，我們也可以從小五跳到國三，如果能夠提供很多型態，它會充滿很多很多的想像力。我們去看看日本、英國，包括歐盟這些國家是如何應對這種事情，真的讓人家非常羨慕。所以以教育這一塊來講，其實它還是需要創意的，它還是需要有想像力的。部長，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部長的個性太謹慎了，我希望你做事謹慎，但是個性不要這麼謹慎。那天我們實驗教育的伙伴們和部長座談，我在這裡可以老實的跟部長說：我們真的有點失望。我們看到了部長謹慎的一面，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有意想像力、有創意的一面。

院長，我覺得你應該優先把公辦民營的實驗教育法歸納為產業投資其中的一項，你要啟動跨

部會的整合，國發基金來挹注這方面，帶動公部門與民間資源合流，引進外資以及外來人才，讓產業進來，也可以稅制節稅，鼓勵私人興學，發展多元類型的實驗教育跟自由學校。為什麼我會這樣跟院長提，原因就是民間已經有人關心，而且他們的資金、愛心都已經進駐進來了，現在只要政府在法規上能再開放一點，只要院長能再給他們一點鼓勵，民間會有更多資源進來。而在師資的運用方面，如果部長這邊也能夠更開放一點，那麼會有更多外來的人才願意進來，我所謂外來的人才，包括外國人，他們願意進來，大家共同來投入，我認為這樣才能夠成就一個有創意、創新的文化教育產業，還有就是行政團隊很愛講的「就業機會」，這就是就業的機會。院長的看法如何？

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的指教，委員剛才所講的這個部分，我個人完全同意，就是能夠讓更多體制外的教育資源和有教育理想的人士一起參與目前國內有關的教育工作，也包含國民教育在內。我也瞭解委員剛才提到法規鬆綁的部分其實非常重要，不是民間沒有意願，實在是被現在很多的法規給拘束了。就這個部分，我們請教育部就相關的法規來探討是不是可以讓體制外的教育能夠比現在有更大的成長空間，也許不能一步到位，因為我們都知道有時候法規鬆綁太快，往往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反彈，往往欲速則不達，我認為這是為什麼潘部長會比較謹慎的原因，但是我們也鼓勵他，在鬆綁的過程中，還是要能夠看見鬆綁的成果，好不好？我們希望能夠看體制外教育成長的速度，藉此檢視我們的鬆綁是否足夠。

蘇委員治芬：謝謝院長，請院長多多關心。

林院長全：好，謝謝。

主席：請廖委員國棟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廖委員國棟：（15 時 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報載林院長的施政滿意度是 38%，不滿意度是 33%，負面評價相較於 5 月暴增 16 個百分點。請院長簡述一下，這一個月之內何以有這麼大的落差？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7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提出來這個問題，我們當然瞭解社會上對於公共事務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過去這段時間之內，不論我們所做的、所說的，也許大家都還不是很滿意，我們會儘量努力。至於有關的民調部分，我們也會把它列入我們整個施政的參考。

廖委員國棟：所謂創業維艱，剛開始你們一定會碰到非常多的困難，早上我也跟你提過很多「該彎就要彎」的事情，所以民眾的滿意度會比較起起伏伏，這是預期中的事，我認為你應該再努力。其次，有關賀陳部長對於 Uber 的談話，讓外界認為部長準備要開放 Uber 和目前 Taxi 的系統來競爭，要讓 Uber 合法化，是否如此？

賀陳部長旦：我最近沒有對 Uber 有什麼談話。

廖委員國棟：有啊！我自己從媒體的報導裡頭都看到了。

賀陳部長旦：沒有，最近沒有。不過既然委員垂詢這件事情，我們在這邊還是就事論事來討論。我認為網路時代，消費者利用網路媒合來找到他們需要的交通方式，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發展，